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四年秋七月乙酉彰化軍畱後安定郡王從式爲

保康節度使

從式遷節度使本傳乃闕之舊紀書此新紀不書

丙戌禮院言明堂祀昊天上帝英宗皇帝配坐及五方

帝皇帝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差官分獻詔恭依 兵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秦州韓縝落職分司西京初指

使三班奉職傅勅夜被酒誤隨縝入宅縝令軍校以鐵

裹頭杖杖勅脊百餘致死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上訴

詔劾之大理寺當縝罪加役流該德音降徒三年公罪

應追官勒停故有是責賜勅家絹百匹御史知雜鄧綰

恭依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於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覆

丙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他處者米人五斗

其壓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

此必因周沆奏請也

文

彥博富弼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翰林學士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於是上疏曰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災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

城者此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人
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存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
筏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
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飄流此皆聞之可傷
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
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報奏無日不來或
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
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
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
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咨詢冀以消伏竊以天人
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
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

可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亦眾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

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副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

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立而秦王從
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
況聞臣僚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
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
當審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爾非惡人言而不欲爲
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
來陛下服藥大臣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
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
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
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慮之也今之所
請天下臣民以爲愛君之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
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

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羣臣奉奏表章爲陛下賀詞
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
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
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候皇子之
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
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
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
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帥
中稍可稱爾雖其心不爲惡而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
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
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
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

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世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言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類推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修傳亦云水災卽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于作樞副復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誤云富范

蓋誤以文爲
范也今改之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

爲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
嗣續未之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
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
大宗無子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
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
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
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侯有皇子則退所爲
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爲而不可臣
願陛下勿聽陰邪巧說以誤大事書之史冊爲後世歎
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亾之比也臣恐此事
不宜優游願速以時裁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

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社無本
鬱結羣望感召沴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

大於此

范鎮疏云三十五年吳奎云三十四年奎蓋誤也當作三十五年奎疏不得其時因歐陽修疏

附見修內制奎外制官職亦相近也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

陽微之戒也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

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

強有磐石之安則姦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係望矣

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

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又言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

有虛聲兵眾所附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

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早爲之計則

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景初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

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景
初曰青雖忠如眾心何益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
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丁亥環慶路經略司言環州轄裕勒等族叛知州張揆
以蕃官慕恩等九萬七千餘人往討之斬首一千一百
俘三十四人羊牛二千餘黨各獻馬投降卽令依舊住
坐

己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
州軍其人戶預買綢絹權與倚閣

庚寅遣官謝晴

壬辰罷京師舊城裏所增巡檢殿中侍御史趙抃言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竄殛以正典刑近覩中

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來經恩並不得復官及差遣
唯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勾修六塔河并固護埽約明知
其不便默無一言盱眙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等聊示
貶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尙擁使權公議物情甚
未平允臣伏望早賜黜罷燕度職司以慰安河北人心
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不私也

據趙抃奏藁以十二日上王辰十二

也日

己亥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爲戶部郎中都官員外郎
劉述爲兵部員外郎屯田員外郎王彥臣爲都官員外
郎知審官院胡宿等言三人者自明堂覃恩逮今六年
不下磨勘文字特遷之

劉述湖州人王彥臣冲子

庚子賜祁州團練使李珣大例俸給仍毋得爲例以珣

章懿太后之姪也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察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勤於吏職雅多益善癰方作猶入對商權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云

癸卯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水災民麥種

詔麟府州見定屈野河界至其

令邊吏毋得蹂踐田苗如西人內侵即相視遠近驅逐

之

事具二年二月甲戌

是月有彗出紫微垣厯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司馬光又上疏曰竊以為國家

者政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前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泛濫是大不然彼水災所傷不過污下及河濱之民若積雨既止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然則在於強敵侵盜是又不然夫強敵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御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患哉以臣之愚當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根本未建眾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彼三者是舍其肺腑而救四支也不亦失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尙何益也況復細於三事

哉今陛下聖體雖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尙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爲之防哉竊意陛下洞照安危策應已定而尙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挾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或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遏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朝廷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亾之誅進言不已者也

壬子詔秦鳳經略司西界移文保安軍乞抽還修古渭